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六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教典考

國學之教 天子視學　太子齒學

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自黃帝以來有成均舜有虞庠又使契爲司徒主教典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方是時自天子至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下逮庶人莫不待教而成其不率則有刑所謂扑作教刑是也記曰米廩有虞氏之庠序夏后氏之序

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庠之言詳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序次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又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考四代之制或尚左或尚右或貴在東或貴在西惟周則辟雍最中而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明堂位所云天子四學是也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樂語者就成均辟雍唯

天子承師問道食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則就焉禮曰

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

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

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

是也然辟雍非其所學之宮故云四學易傳太初篇曰

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

子之所自學也其小學則在西郊謂之虞庠自周室衰

明王不作禮樂廢壞其後二百餘年孔子以布衣修訂

六經爲萬世法身歿以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

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敎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

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及秦滅學焚詩書坑儒生六藝由此缺焉故陳涉之起諸搢紳先生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以秦焚其業而積怨發憤於陳王也漢興復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六經燦然列在學宮至於今莫能廢益天佑下民作君作師由周公以前教立於君而下莫不化焉由孔子以後教專於師而上以爲宗焉作教典考以國學鄉學養老奠菜及小學書數類附之而終以歷代鄉國之教藎生有言天不變道亦不變教者修道之謂也苟非悖亂如暴秦者其孰得而變之哉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

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太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朱子曰至德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者强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猛勇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保氏養[illegible]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

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道有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詳樂制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

敎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按此籍以召之　春入學舍采合舞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　秋頒學合聲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爲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觵罰爵也　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撻猶扶也扶以荊扑　籥師掌敎國子舞羽龡籥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敎治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戒令致於太子之事敎治修德學道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游倅倅之未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敎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敎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敎也幼者敎之於小學長者敎

（之於大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敎以成其是士也）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敎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出學謂九年大成而出也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當爲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太遠）

禮書先王以匹庶之家爲易治膏粱之性爲難化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而國子之出學當在九年大

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四不變然後屛之九年而簡則雖三不變屛之可也古之學政輕者纊撻重者屛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敎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官羽籥小樂正樂師也胥鼓南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人敎夷樂則以鼓節之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威儀也合語謂鄉射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

樂書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尙道不尙事尙德不尙威是以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兩胥所用不過六代之樂象箾南籥而已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教夷樂非大胥小胥之職也周之化自北而南象箾所奏亦不過是或言朱

干玉戚執而舞武樂矣又曰有羽焉左籥右翟執而舞文樂矣又曰有干焉則授舞者其何能執㝵不然蓋武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載以干周官羽舞無籥象文德之小者以爲儀干舞無戚象舞事之小者以爲扞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籥小曰干舞而大舞謂之萬鄭元孫毓孔穎達等以爲萬舞唯干無羽籥舞唯羽無干是不知先王文必有武備武必有文輔之意也干戚大舞也故教之以大樂正干舞小舞也故教之以小樂正戈舞又其小者故籥師教之然所謂戈舞者自爲一舞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兵舞卽戈舞也先儒以兵舞合爲干舞誤矣五兵一曰戈兵始於戈故戈舞謂之兵舞兵有戈盾非兵則戈可以

謂之兵舞而兵舞不得謂之干舞司兵及司戈盾皆云祭祀授舞者兵司干云祭祀舞者旣陳而授舞器先儒以爲羽籥之屬司干所授朱干玉戚之屬司兵所授若干則司戈盾授之穎達疏云司干授舞者器授干與羽籥也司戈盾授舞者兵謂戈而已其干則司干授之夫司干授干而小樂正教之司戈授戈而籥司教之則干自干舞戈自戈舞可知矣樂語有六誦居一樂音有八弦居一誦則詩頌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鼓鞞北方革音其聲讙主陽生琴瑟南方絲音其聲哀主陰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殷人尙聲名學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衆瞽之所宗也大司樂死以爲樂祖而祭於瞽宗則春誦夏弦大學之教非小

學也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論說課其義之淺深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終則負牆卻就後席相辟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劉芳曰蔡氏勸學篇曰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典以敎國子今之祭酒卽周師氏秦蕙田曰虎門之左其地近王而世子與貴游子弟人數少故師氏得敎之至於太學則地距王宮稍遠而國子俊造咸在人數多故特設大司樂使敎而仍令師氏兼焉謂之大司成者總其大成耳非如樂正之朝夕授業也王氏以大司成郎大司樂誤矣

禮書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廱鄭氏釋王制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釋詩謂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孔穎達曰禮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以習射事曰

序以糾德行曰膠以樂祖在曰瞽宗以居右曰右學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由小學之書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敎法可知矣秦蕙田曰周有五學如禮書說止有三學由不知成均與辟雍非一地又誤以上庠爲虞庠耳

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　朱子曰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雍大射行禮之處水旋丘如璧泮宮諸侯鄉射之宮其水半之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說曰以雝爲澤蓋卽旋丘之水而其學則所謂澤宮也古

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學蓋有以射爲主者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爲樂名而曰古人以學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得名歟樂以學得名歟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記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耳　詩大雅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箋凡聲使瞽矇爲之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箋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欣然歸服者張子曰靈臺辟廱

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雍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立爲天子之學矣　周頌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白虎通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敎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使欲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何楷曰說文天子鄉飲之地即辟廱也四方有水曰邕漢書通作雍三輔黃圖云周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曰璧廱如璧之圓壅之以水象敎化流行也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禮統云內如覆外如偃盤孔云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如璧然陳祥道云辟

廱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圓而函方陰陽之義也漢明帝親辟廱人圜橋門而觀周制宜亦然也白虎通謂辟之言積雍之言壅韓詩說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而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禮記注疏謂辟明也樂書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爲禮廱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爲樂辟君也廱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廱義亦若此皆以己意穿鑿附會故詳闢之鄭云辟廱三靈皆同處在郊頌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先儒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雝也韓詩說謂辟廱在南方七里之內此不足信孫鑛云東漢左辟廱右靈臺正是法周蓋二地相近

天子小學

蔡邕明堂論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　祭義疏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皇氏以爲四郊皆有虞庠　周禮詳說世子篇曰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郊人云者郊之小學所謂養老於虞庠是矣　五禮通考天子小學有二其一爲門闈之學師氏保氏掌之所以教太子而國之貴游子弟亦學焉其一爲郊外之學王制所謂虞庠在國之西郊先儒又謂四郊皆有小學後世既立國子學又立四門學蓋取於此大戴禮保傅篇云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成童而就大學盧辨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蔡邕明堂論亦云周官有門闈之學而鄭氏注周禮不之及焉亦疏矣

王制疏云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文王世子疏云東序太學也未升太學之時則在殷之瞽宗又曰周之小學爲虞庠也按殷之太學在郊文王殷諸侯也故建辟雍於郊至武王建辟雍於國中遂爲天子之學而虞之上庠殷之瞽宗皆在國爲太學下庠在郊爲小學疏以下庠當上庠又以瞽宗辟雍爲郊外小學誤矣

天子視學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衆警猶起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者所以

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

學記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

王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陳祥道曰天子視學四養老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

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禮書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即祀先賢於西學祭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也然則商右學周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東序周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其上者耳

大戴禮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親禮布政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脒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上爵也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法也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緝於下矣

後漢建武五年冬十月初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桓榮傳建武十九年拜榮爲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詞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中元元年初建

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通天冠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

後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讀一人摘句二人錄義六人奉經二人講之旦皇帝服通天冠元紗袍乘象輅至學坐廟堂上講訖還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還宮

唐禮皇帝視學前一日所司灑埽學堂尚舍設大次於學堂後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大次東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

西向設文官三品以上座於皇太子之南少退重行西面北
上設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西面北上
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面北上其執如意者一
人立於侍講之南東面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
設版位皇太子於東階東南西面執經於西階西南東面文
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
于執經西南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
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
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出宮前出宮二日本司宣攝
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應從駕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諸衛陳
設仗衛侍中版奏外辦皇帝乘馬文武侍從竝如常儀駕將

至祭酒率監官學官學生等青衿服駕至大次門外降入如常視學皇帝既入大次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學官各服公服典儀率贊者先入就位謁者贊引引文武三品以上及執經以下學生等入就堂下位皇太子立於學堂門外之東西向如常儀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升自北階即御座南向坐侍臣及近侍量人從升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舍人引皇太子就位立諸衛率庶子等量人從入立於皇太子東南西向北上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侍中跪奏稱請敕皇太子及公王等升坐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敕皇太子及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皇太

子以下應坐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皇太子及羣官坐者各升坐訖其公服者脫履於階下及降納皆如常執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侍講者執如意就論議座以次論難侍中跪奏禮畢羣官皆起通事舍人各降堂下位若有敕賜會則侍中前承制降詣堂下宣敕及太官下食案等並如常儀皇帝降座還大次羣官以下會訖皆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學生仍青衿服車駕還宮初駕出國子祭酒率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辭於路左如常式

宋徽宗幸太學遂幸辟雍所司預設次於敦化堂後皇帝降輦入次簾垂更衣禮直官通事舍人引講官與侍立官入就堂下皆繫鞵講書執經學生各立堂下東西向皇帝升座閤

門使承旨臨階宣升堂通事舍人喝拜在位者再拜分左右升堂起居郎舍人分左右侍立禮直官通事舍人引講書及執經官就北向位再拜訖升堂立御座左右講書執經官均在東西向學生北向再拜立東西兩廡內侍進書案以經授執經官舍人喝拜就坐宰臣以下並堂上坐進坐位圖講書畢通事舍人曰可起羣臣皆起降階立執經官降講書官於御座前致辭訖亦降閤門官坐賜茶宰臣以下升堂學生各就北向位拜訖各分東西以北爲上下就坐賜茶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堂上官降階以次出學生俱再拜退玉海宣和四年三月幸太學命祭酒韋壽隆講書拆選司業權邦彥講詩下武學官遷秩賜詔并御製聖賢贊幸精微造士二齋

紹興十四年國子司業高閌請幸學上服靴袍乘輦入監奠祀

如常儀特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司業高閌講易之泰遂幸
養正持志二齋賜閌三品服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舉賜帛
有差南渡典儀云車駕幸學先期二日諸齋生員出學外齋
門並用黃封學官預詣御課用黃羅裝背大冊面簽云太學
某齋生臣姓某供以大黃羅袱護之置各齋前備駕至點索
崇化堂後聖駕歇泊之所皆設御屏黃羅幃設供御物等勅
入禁衛號止於崇化堂天井謂之隔門除司業祭酒外餘學
官前廊長諭並帶黃號於隔門外席地坐賜酒食駕至大成
殿降輦有旨免鳴鞭以昭至敬閤門太常禮直官前導入御
幄上出幄升殿詣文宣王前三上香跪受爵三奠酌兩拜在
位皆兩拜降階歸幄上乘輦鳴鞭入崇化堂降輦入幄更衣

禮官國子監官三學官三學生並分東西立宰臣執政以下北向立閤門奏班齊上服帽紅上葢玉束帶絲鞋出崇化堂坐宰臣以下升堂各兩拜賜坐分東西階內官進書案聽宣以經授執經官進於案上講筵內承受對展經冊入內官進牙界講書官進讀經義執經官執牙篦執讀入內官收撤經書再以講義授講官講書官指講訖入內官收撤書堂上兩廊官並起分行宰臣以下降階講書官當御前躬身致詞北向立兩拜御藥降階宣荅傳旨宣坐賜茶翰林司供御茶訖宰臣以下並兩廊官北向各再拜訖出皇帝起易服幞頭上葢玉帶絲鞋乘輦鳴鞭出學官諸生迎駕如前駕還宮在學諸生各有免解恩例餘推恩有差

明前期有司設御幄於大成門東上南向設御坐於彝倫堂
至日學官率諸生迎駕於成賢街左駕入止大成門外上入
御幄禮官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禮如常儀導引官導上入
御幄易常服陞輿詣學學官率諸生行禮五拜叩頭東西序
立於堂下三品以上及侍從官以次入堂東西序立贊進祭
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舉經案於御前禮部官奏
請授經於講官祭酒跪受賜講官坐就西南隅設几榻賜大
臣翰林儒臣坐皆叩頭序坐於東西諸生圜立以聽講畢祭
酒叩頭退司業博士助教各以次進講畢出堂學官率諸生
出成賢街跪俟駕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恩成化元年
續定前一日國子監灑埽殿室鴻臚寺設經案於堂左設講

於堂西南至日百官冕朝詣國子監門外迎駕駕從東長安門出鹵簿大樂以次前導樂設而不作上至大成門外入御幄易服訖導引官導上詣大成殿行禮出上入御幄易常服訖禮官入奏請幸彝倫堂上升輿禮官前導由櫺星門出從太學門入諸生分立堂下東西駕至學官諸生跪候駕過然後起百官分列堂外上至彝倫堂升御座學官諸生行五拜叩頭禮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升堂執事者各以次序立祭酒司業以次升堂由東西小門入至堂中執事官舉案於御前禮官奏請授經祭酒以經置講案叩頭就西南几榻坐講及司業進講畢各退復位餘如舊儀尚膳監進茶御前上命光祿寺賜各官茶畢各官退列堂門外

叩頭東西序立上起升輿由太學門出升輦鹵簿大樂前導樂作駕出百官常服先詣午門外伺駕鹵簿大樂止於午門外上御奉天門鳴鞭百官行慶賀禮鴻臚寺致詞禮畢駕還宮

太子齒學

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形發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養猶敎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敎

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記所云謂天子也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賈誼新書周公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

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爲人然後能使人成王不能蹝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

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大戴禮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適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則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成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　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賈誼曰昔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也保安傅傅之德義也傅輔師導之教訓師主於訓導此三公

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傅少保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傳聞有道德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以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詩以諷）大夫

進諫士傳民語習其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朱子曰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媿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朱子曰此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爲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

梁天監九年詔曰皇子從學著自禮經貴游咸在實惟前誥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啟天艮齒讓自斯以降竝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甯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

齒胄之義疑之侍中尙書令臣敬容尙書僕射臣纘等以爲參點竝事宣尼同路同諮泗水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貳況於兩公而云不可制曰可

唐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於學謁先聖詔宋璟亞獻蘇頲終獻臨享天子思齒胄義乃詔三獻皆用胄子祀先聖加釋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禮記文王世子開元禮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疋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五脡其日平明皇太子服靑衿至學門外博士公服執事引立學堂東階上西面相者引皇太子立於門外之東西面陳束帛壺酒脯案於皇太子之西面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引立門西東面曰敢請就事皇太子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

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皇太子無辱將命者出告皇太子曰某不敢爲儀敢固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請皇太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皇太子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篚者以篚東面授皇太子皇太子執篚博士降俟於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太子執事奉壺酒脩案以從皇太子入門而左詣西階之南東面奉酒脩者立於皇太子西南東面北上皇太子跪奠篚再拜博士荅再拜皇太子遂進跪取篚相者引皇太子進博士前東面受幣奉壺酒脩案者從奠於博士前博士受幣執事者取酒脩幣以東相者引皇太子立於階間近南北面奉酒脩者出皇太子拜訖相者引皇太子出皇太

子釋奠於孔宣父禮畢既入便次改服常服執經侍講執讀
執如意等及三館學官並服公服學生仍青衿服餘皆常服
掌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謁者各引羣官及學生等次入就位
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便次若須乘馬臨時聽進
止侍衛如常儀至學堂後降輿升自北階即座坐左右侍衛
量人從升太傅少傅各就座坐掌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
及學生等在位者皆再拜執經不拜左庶子跪奏請令執經
等升俛伏興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退降詣西階下立
於執經等之前北面宣令曰執經以下並升座應坐者皆再
拜執經不拜通事舍人引執經以下升各就座坐其升坐者
皆脫履如式訖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執如意者以如

意授侍講侍講與受進諳論議座北面問所疑執經爲通之訖興退以如意授執者退還本座執如意者以如意次授諸侍講者皆如上儀總訖左庶子跪奏禮畢羣官皆起通事舍人各引降復堂下位皇太子降座降自北階入學堂後便次羣官以次出

論曰古者天子之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自王公卿大夫之子弟下逮於庶人則其入學之年較晚然而親師習儀按業考校七年謂之小成五年謂之大成其法未始有異也蓋人未有生而貴者雖天子之子未受爵命不過與凡庶同而隆師問道以致其尊嚴鼓篋祭菜以示其恭遜賈誼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必

先之以諭教者是也後世惟梁武帝唐元宗俾其子行齒冑之禮餘則未有聞焉其在青宮之中師傅拜跪起然後授經以分相臨如御臣僕則雖欲生其嚴憚畏敬之心不可得也驕暴成於童稚荒惰恣其天性故賢君誼辟曠百年不一見而其年胙稍遠者或由國運之厚祖德之長非關教學之善使然也

六典通考卷七十

湖西閻鎮珩輯

教典考

鄉學之教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

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
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陰禮謂男女之禮
婚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
之屬俗謂土地所生習也偸謂朝不謀夕恤謂災危相憂民
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度謂宮室車馬之制世事謂士農
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愼德謂
矜其善德勸爲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
賞功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謂九儀正月之吉始和
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
日而斂之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司徒
以布五教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
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
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以鄉三物教萬民賓興之一曰六
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詳賓興篇]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任謂朋友相任恤謂相憂]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小司徒掌建邦之敎法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敎而聽其治[聽謂平察之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正月之吉[謂建子之月]受敎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敎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其鄉吏州長以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敎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

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猶合也聚也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正歲則讀教法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事掌其禁戒其黨之民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書記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月吉每月朔日也春秋祭酺亦如之詳飲酺篇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詳官法篇凡事掌

其比觵撻罰之事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撻扑也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衺猶惡也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巡問而觀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强猶勸也巡問行問民間也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衺惡酗醬好訟若抽拔兵器誤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

李景齊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有道也蓋五家之比下士一人爲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至於閭胥聚衆庶族師黨正州長皆屬民而讀法所以漸摩誘掖之者詳且至猶未也人才

不以漸進則眞賢碩能難以責備於卒然故自比長禁其奇衺而敬敏任恤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族師書之德行道藝黨正書之則是才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然後鄉大夫於大比而賓興之先王之於人才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後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而一旦旁求博取務得眞才亦疏矣

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逮及也簡差擇也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鄉鄉飲酒鄉射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命鄉簡不帥教

耆以告帥循也不循教謂教狠不孝弟者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
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
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不變命國之右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
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覩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不變移之郊
如初禮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遠郊
之外曰遂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
之外

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
為少師所謂里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
畢新樂當為新穀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
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餘子猶眾子也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也踐

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立春學止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何休云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

禮書書言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左塾者東塾也里胥在右塾鄰長在左塾右塾者西塾也自內視外則左東而右西自外視內則左西而右東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左西而右東也又曰公事自闑東私事自闑西此左東而右西也書言左塾史言右塾皆西塾也自內外言之異耳漢時閭里亦有門史稱石慶入里

門是也鄉飲酒尊兩壺於房戶之間鄉射尊於賓席之東蓋鄉飲在庠而庠有房室故尊於房戶之間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故尊於賓席之東而已鄉射禮豫（今文豫爲序）則句楹內堂則由楹外（堂庠也）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於其有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淺而前於其無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深而後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本此

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爲義校以養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中重也丁寧反覆之意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漢書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使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歲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敎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閒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稺閒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諸侯學

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焉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者於成均取學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焉列國中惟魯得立四學中爲頖宮北曰米廩東曰序西曰瞽宗不立成均避天子也四學皆在國中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卽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杜佑通典云魯郡古魯國有泗水泮水出焉建宮於上名爲泮宮其不在郊外明

矣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

諸侯曰頖宮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殷制大學在郊周制大學在國天子諸侯皆然

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儐賓於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先有事於頖宮頖宮郊之學也

詩魯頌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雝諸侯泮宮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

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釆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箋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于皐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鄭風子衿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校是學之別名言鄭國之人廢于學問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

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衿學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

秦蕙田曰諸侯學制見於經傳者惟魯爲詳鄭氏因謂諸侯惟立時王之學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今考文王世子稱王命公侯伯子男反養老幼於東序是諸侯皆有東序又稱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者當於西學則諸侯皆有瞽宗惟上庠之有與否則不可知耳諸侯亦有小學殷制在國中周制在郊

教學之法

學記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眾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謏之言小也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朱子曰遠謂疏遠之士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學則睹己行之所短教則見己道之所未達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自反求諸己也自強修業不敢倦兌命曰斅學半其此之謂乎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比

年入學學者每歲來入也中年考校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其心意所趨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也　張子曰離經離析經之章句也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知類通達比物醜類也是九年者言其大略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於聖人而教者可以無恨矣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懷來也安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之言小也肄習也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夏楚

二物收其威也〔夏榎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學敬也教之長辨〕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倫理〕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朱子曰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居之言居業〕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雜弄〕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譬喻也〕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張子曰服事也雜服灑埽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又曰道本至樂古之教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雜服如此以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專義理自得以爲樂然學者太苦思不從容第恐進鋭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安樂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

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今之敎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及於數朱子曰數謂刑名度數言及於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使人不由其誠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敎人不盡其材張子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敎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敎者言非則學者失問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朱子曰隱其學謂以其學爲幽隱而難知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敎之不刑其此之謂乎刑猶存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朱子曰此但謂預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之謂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朱子曰此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

事亦不一不必以年爲斷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不並問則教者思轉也摩相切磋也朱子曰此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興起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教不能勝其情慾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時過則思放也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不相觀也燕朋逆其師燕猶褻也褻其朋友、朱子曰大戴保傅篇作左右之習反其師朋此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注說非也燕辟廢其學褻師之譬喻朱子曰以上文推之注亦非是燕辟但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廢弛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發頭角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

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思而得之則深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張子日為人則多好高則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言為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傚朱子日注說非是繼聲繼志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朱子曰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善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弟子學於師學為君

是

故擇師不可不愼也（師善則善）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四代虞夏殷周）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嚴尊敬也）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爲祭主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己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言先易後難以漸入）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禁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朱子曰注說非是從容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荅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

隋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必也其聽語乎必待其問乃說之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為裘仍見其家鋼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全柔乃台有似於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之相勝有似於爲楊柳之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以言仍見則貫卽事易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也古之學者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爲之類猶比也醜或爲計朱子曰詳上意此句合屬上章仍有闕文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大時不齊或時以生或時以死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必於俗無不成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

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源泉所來也委流所聚也如出一勺卒成不測論語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孔叢子子思曰夫子之教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德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穉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埽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養老

記曰五帝憲三王乞言憲者法其德行養其氣體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其衣用深其禮用燕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其衣用燕其禮用饗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其衣用縞其禮用食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其衣用元其禮兼燕食饗而用之所以備陰陽也飲養陽食養陰陽用春夏陰用秋冬順時氣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謂引戶校年而行復除蓋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當養也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

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疏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五十異粻之屬者是王制文禮記宗法庶人食稷士大夫食黍大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至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食黍粱故云異粻

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蟄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爲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

伊耆氏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讀爲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尙敬去之有司以此咸藏之既事乃授之共王之齒杖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

槀人若饗耆老共其食

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人易以取餽槀也

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

外饔邦饗耆老則

掌割烹之事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言始始立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學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饋之者所有事也已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親視其所有也遂發詠焉退脩之以孝養也發詠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維清奏象武舞是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正君臣之位貴

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由清廟與武也有司告以樂闋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謂記序前代事也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紀之以義謂既歌而語之終之以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喩焉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敎諸侯之弟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太學曰東膠（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

敎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窮老不遺强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割牲制俎實醑食罷飲也冕而總干以樂侑食也 郊特牲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耆老秋食孤子其義一也 王制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游可也粻糧也貳副也游謂出入止觀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

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政城道之役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祭義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所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七十者不有大故不

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后揖卿大夫士 曲禮 大夫七十而致仕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若不得謝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安車坐乘今小車也若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鄰國來問必荅之問於老者以法度制 大戴禮春秋入學坐國老執爵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 孝經鉤命決天子臨辟雍親割牲以尊三老五經通義天子臨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白虎通享三老五更於太學者所以教諸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也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

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漢官儀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於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久者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者

禮書中庸燕毛所以序齒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然後乃能入孝出弟民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詩七月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春酒凍醪也眉壽毫眉也介助也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行葦之詩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几又有相續代而待

者曾孫維主酒醴爲醽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泮水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閟宮黃髮兒齒兒齒亦壽徵書曰尚猷詢茲黃髮書大傳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衞聞於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君曰趣見客毋俟朝以朝乘車輭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送之舍卜筮巫御於前祝噎祝鯁以食乘車輭輪胥與就膳徹送至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天子之於老

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
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
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
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
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䀎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
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亦必養老此養
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率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
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而老者謂
之國老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
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而又有死
政者之老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

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一養三老五更二子孫爲國難而死者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養老歲有七鄭氏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又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及季春大合樂天子皆視學養老是七也古者建國立三卿鄉飲酒立三賓而養老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而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先王

親猶子也虞氏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　安帝以魯丕為三老又以李充為三老靈帝時袁逢為三老賜玉杖

魏甘露三年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帥羣司躬行古禮焉通典王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後魏太和十六年詔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順孝弟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是以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並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

宿終歸私第可謂知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五孝六順天地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承三老明言銘之於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闇昧然在心之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當克己復禮以尊所授禮畢乃賜步輓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緜哲齊軌朕仰稟先誨全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言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

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而致仕之老固在其中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同日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

後漢永平二年上始帥羣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冬十月幸辟雍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享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稱朕意焉譙周五經然否論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荅天子拜城門校尉董鈞駮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荅拜是使天下荅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荅子拜士見異國君亦荅拜是皆不得

並以充德懸車懿耋歸老故尊老以三尊更以五稟事旣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列其後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詔賜帛五百疋穀五百斛敕大官備送珍饈後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璽書訪之

北齊仲春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齊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出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荅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

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膳饈酒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酏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

周保定三年詔太傅燕國公謹執德淸固爲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謹上表固辭詔答不許又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

居大司馬楚國公甯升階正爲皇帝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執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而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唯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有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愼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三老荅拜禮成而出

唐禮仲秋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尚食具牢饌前三日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南門外之西羣老又於其後皆東向文官於門外之東武官在羣老之西重行東西向皆北上前一日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藻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國老三人座於三老西階不屬焉皆莞筵藻席衆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太樂令展宮縣於庭設登歌於堂上如元會與儀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縣東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皆

重行西向北上蕃客位於其南諸州使人位於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設門外位如設次又設尊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右坫以置爵其日鑾駕將至先置之官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回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降入大次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學令工人二舞入蕃客使以次入初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其國老庶老則有司豫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

北戶之內當戶北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導敦史執筆以從三老五更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隨入立於其後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荅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立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荅拜皇帝又西向肅拜五更五更荅肅拜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皇帝詣三老坐前執爵而饋乃詣酒尊所取爵侍中贊酌酒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

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前皆食皇帝即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於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敕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逡巡立於階前三老五更出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侍中前奏禮畢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羣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宋養老太學禮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至太學酌獻文宣王畢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朝服安車導從至幕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朝服集於其次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太常博士贊三老五更出次引

國老庶老立於後重行異位皇帝出大次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座在位官再拜三老五更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官執筆以從三老五更入門宮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向立以東爲上羣老隨入位其後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仍杖夾扶宮架和安之樂作至西階下博士揖三老五更自西階升堂國老庶老立堂下三老五更當御座揖羣老亦揖皇帝爲興奉禮郎揖國老升堂各於席後立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饈及黍稷等先詣御座前進呈遂設於三老前尚食奉御執醬而饋訖尚醞奉御取爵酌酒

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太官良醞令進珍饈酒食於五更羣老之前皆食大樂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慈安之樂三終史臣錄三老所論善言善行宮架作申安之樂憲言成福之舞畢文舞退作受成告功之舞畢三老以下降筵三老五更羣老俱揖皇帝爲與三老五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樂止禮畢皇帝降座還大次東駕還宮餘多同唐禮

明嘉靖中祭酒呂柟據開元禮圖定養老禮儀季春擇吉日行養老禮於太學前期三日設御幄及御座南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設三老席於西楹近北東向設五更座次三老東向皆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設羣老位於西階上東向皆蒲筵緇衣純加莞席玄帛純几設致政之老與其

孤館幕於門外太常卿展宮懸列舞綴於庭設升歌於堂上及舉麾位等如元會儀有司設尊於東楹之西北向左元酒右坫以置爵前期一日有司具特帛祭器祭先師孔子上遣官行禮昧爽卒事又設先老位於廟門之前至日黎明鼓徵警衆設六脩駕承傳制迎三老五更於其第如宋制其羣老及致政之老與其孤先俟太學以上命官釋奠於先老禮畢太常卿導上入御幄易冠服出升御座執大圭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金奏姑洗之均樂止太常少卿導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惇史執筆以從自西階升堂上興揖遜欲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皆稽首遜辭上不果拜乃揖就座三老五更皆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進珍饈及黍稷等上省之遂

設於三老五更前工升歌鹿鳴三終太常卿引上詣三老座前以大珪授侍臣執醬而饋訖有司以次進珍饈酒食於五更前又設酒食於羣老前太常卿引上詣三老座前執爵而酳訖上卽座三老以下皆坐光祿卿進酒上飲酒三老以下坐食飲酒各三爵笙入三終光祿卿進加籩豆飲酒各三爵閒歌三終三老乃論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治政之要五更飲亦如之上虛躬聽受惇史執筆錄之乃大合六樂羽舞大韶以雲門咸池合之干舞大武以大夏大濩合之上興冕而總干三老以下皆興稽首遜辭上復卽座三老以下皆復坐飲酒各三爵樂九變畢致政之老與其孤館於門外者飲酒食畢皆入侍三老以下趨出賜三老五更襲衣冠帶牢醴絲帛

其餘帛衣米肉三老以下序立於庭皆拜三稽首興序立禮

畢駕還宮